



## 心情漫笔

若是,与其期待下一个果实满满秋天的到来,倒不如好好珍惜今朝的秋意盎然,我们一起用心用情共享这金色秋天的日渐浓烈!

## 天凉忽已秋

□顾仁洋



飘来一片云,落下一阵雨。

秋意是跟随秋雨姗姗而来的。一场秋雨一场凉,十场秋雨要穿棉。立了秋,是从某个早晚凉开始给人感觉的。虽然一时中午还有些热,但早晚的清凉,将秋天的脚步催促得越发急促了。一早一晚,秋意渐浓。

晨风徐来,雨后清新。迎风骑行,顿添凉意。雨后紫薇,或红或紫或白,枝头持续吐芬芳,不负“百日红”的美誉。攀援栅栏的凌霄花,有石榴花一般的火红颜色,活色生香,只是石榴果早已籽粒饱满。高大挺拔的悬铃木、果实累累的女贞树、暗香袭人的香樟木,行道树木依旧绿意葱茏。石楠、黄芽、冬青被园艺师们打理出不同的造型,挤挤挨挨让绿化带显出初秋的怡人景色。转角处忽有好多黄叶纷飞,可见,一草一木虽然绿意尚浓,终究挡不住地面缱绻追逐黄叶的郑重宣告:秋已大踏步来临了。

听,蝉声止息;看,棠树花开。天高云淡,秋风拂面。仰望湛蓝天空,白云舒卷间,恍若有美妙的音乐,从云层的峰峦叠嶂间倾泻而下:“泉水叮咚,泉水叮咚,泉水叮咚响。跳下了山岗,走过了草地,来到我身边。泉水呀泉水,你到哪里,你到哪里去?唱着歌儿,弹着琴弦,流向远方……”无端地想起儿时,入秋后的某天傍晚:我躺在矮桌上,仰面朝天,任大块白云从眼前缓缓流动。那一刻,乡村广播大喇叭里播放的正是这首《泉水叮咚响》。优美的旋律,歌声直抵心田。身心飘移,跟着泉水,伴着白云,一起跳跃着奔向远方。此时,学子们大抵都免不了有一颗随着泉水、跟从白云四处浪迹漂泊的心吧。可是,我们终将在又一个秋天选择重新出发。

自古逢秋悲寂寥。秋天听愁绪暗结的歌,更着寒意。无奈,街头仍有淡淡忧伤的歌声闯入耳帘:“若是月亮还没来,路灯也可照窗台,照着白色的山茶花微微开。若是晨风还没来,晚风也可吹入怀,吹着那一地树影温柔摇摆……”这是杨宗纬、宝石老舅和王宇宙的一首热歌《若月亮没来》。在秋天,可以有无限循环的治愈歌声,也会有淋漓尽致的心情挥洒。

忽然,心底冒出梅艳芳的一首旋律悠扬的《似是故人来》:“俗尘渺渺,天意茫茫,将你共我分开。断肠字点点,风雨声连连,似是故人来……”脑洞一开,秋天也是故人吧?若是,与其期待下一个果实满满秋天的到来,倒不如好好珍惜今朝的秋意盎然,我们一起用心用情共享这金色秋天的日渐浓烈!



## 乡情乡景

现在鸟又来啄食柿肉了,可是赶鸟的人呢?

## 老柿树

□于水



若不是母亲不停唠叨着要收拾一下老家的房子,我还是难以抽空回去。若不是亲自回去一趟,又何曾想到老柿树依旧那么繁茂油亮,风采不减,三个“大膀子”托起的整个树冠留下了近百平方米的树荫。

到了老家,熟悉的人只剩下老邻居了。没人住的房子周围被杂草、小矮树护卫着,无处插脚。我忙着在屋前屋后清理,大汗淋漓。遇有熟人来,递上一根香烟,便唠嗑起来,想谈的话很多又说不出,绕来绕去就是离不开房子这个经久不衰而又时髦的话题。原来用于投资的意杨也已经被二叔找好买家,在隆隆的油锯声中变成了一沓不厚的钞票,恼人的杨絮将烟消云散。看着和老柿树一一起的那笔直入云的水杉也轰然倒下了,总有一点伤感。我似乎瞟到了父亲那缥缈的眼神。树木长了十多年的时间,师傅们仅仅忙了大半天的工夫,最后只剩下屋子前面的那棵老柿树。

母亲告诉我,旁边的邻居讲,曾有人专程打听这棵老柿树是谁家的,卖不卖?母亲被说动了,来做我的思想工作。我语调渐高:水杉卖了就算了,但老柿树谁也别想动。

我的执拗是有道理的,老柿树见证了父亲勤劳艰辛的一生。

当时父亲在果园林业队,剪枝手艺不错。平常会利用隆冬和寒春约上一帮人到龙冈等地帮人家修剪果树,当时一棵果树修剪下来也就挣一两块钱。就这样苦苦攒,家里过年也就有滋有味了。见到一些地方没有柿树,父亲立即想到了培育柿树苗去卖。因为柿树有个好处,三四年即可挂果。但是培育的柿树苗必须嫁接过才能开花结果,否则只能是“公”柿树了。听母亲说,草房子门口原来培育了很多柿树苗,全部卖了,后来草房子也由两间变成三间。再后来,门口又出了一棵柿树苗,不成形,砍掉还出。父亲惊叹于它的执着,就找好接穗,用劈接把它插在砧木上,缠上塑料薄膜,渐渐地长大了,就是我眼前的这棵老柿树。

每年春天柿树都会开出黄色的绒布一样的小花,引得蜜蜂嗡嗡地叫着。柿树叶厚实,正面深绿,背面带绒毛,经络显现。柿树下有我的童年。白天在树枝系上绳子享受吊床的乐趣,在柿树下面翻空心跟头、倒竖蜻蜓、打弹子。晚上提个马灯找知了,现在知道有个诗意的说法叫“金蝉脱壳”。深秋时,金知了(现在理解应该是寒蝉吧)便在枝头一副天下百事我全知晓地唱个不停。柿子熟了,小姐妹俩帮大人采摘,到集市上兜售。因为家乡主要以水果为业,在集市上少有人问津,到县城也许会好一点。门口的柿树仿通人心,别人家是大小年,我家柿树基本上年年丰收。我不太喜欢吃柿子,但是并不妨碍我对柿树的一片感情。

也许是遗传,自己的孩子也特别喜欢在这棵柿树下玩耍,乘凉。夏天偏要在柿树下面扫出一块地方,搬张桌子在那吃顿午饭。孩子特别喜欢摘柿子,小家伙还真有办法,把我的摩托车头盔戴上,就安全了。尽管我爬上高高的柿树,尽力摇晃,像下柿子雨,碰到树枝、砖块后柿子遍体鳞伤,但他却毫发无损。当年我摘柿子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因为树太高,父亲在树上摘,让我用手接住。失手是难免的,没有接住或是柿子砸到我的头,父亲最先关心的是问我柿子有没有碰坏,并不关心我的头上鼓了个大包。也许是父亲对自己的柿树也是有着孩子一样的情感吧。我也喜欢动脑子,找来一把锹,把地上的土松松,柿子受伤的状况大有好转。有时候和姐姐合作,用床单接着。后来摘柿子的工具变成了小网兜,只需轻轻套住,往后一拽,柿子就听话地待在网兜里了,十分轻松。

当我带着自己的孩子摘柿子的时候,父亲“走了”,那棵柿树也渐渐变老,没有了主人的侍弄梳理,枝丫乱出,但还是会守规矩,没有见它长到别人家田地里去。

后来我离开老家了,柿树还是那么长着,似乎为了报答父亲的栽培之恩。秋天,国庆节前后,树叶凋落,真的很有看头,结出的柿子引来众鸟,贪婪地啄食尽情地享用,没有人来吆喝。

记得二叔以前打电话给我,让我利用节假日回去摘点柿子,不然就被鸟雀吃了。这倒让我想起小时候经常见到的那种鸟,一群群,呼朋引伴,头埋进晶莹的柿肉里面享受大餐。现在鸟又来啄食柿肉了,可是赶鸟的人呢?

## 盐田风光

风儿,吹过十月的盐乡,留下一路的希望,一路的憧憬,一路的遐想……

## 风吹过十月的盐乡

□李国前

十月,我漫步在你浩荡又温存的风中。

伫立在十月的盐乡,陶醉在这孕育梦想、点燃激情的地方,我不禁在这溢满金色和绿色的地方沉醉。

风儿,吹过十月盐乡,犹如吹过一座歌声嘹亮的舞台。那浪花奔涌的声音、稻浪澎湃的声音、虾欢鱼跃的声音、盐廩上喷珠溅玉的声音,在风中鸣奏成一曲曲劳动的交响;皎洁的月光在风中荡漾,那花儿绽放的声音、叶片舞蹈的声音、泥土开怀的声音,在风中涌动成一阕阕浪漫的诗;幸福的泪光在风中沉淀,那盐粒儿开心的声音、谷粒儿欢聚的声音、雁阵嘎嘎的声音、梦想展翅的声音,在风中发酵成一坛坛丰收的佳酿。呵,盐乡的风、醉人的风,绵长的风、雄壮的风,你从大海一个跟头走来,和着十月的节拍翩翩起舞,和着生命的节奏真情放歌,和着成长的韵脚轻抒胸臆,和着苍鹰的展翅编织希冀,和着新时代季节的鼓点放飞如火的青春。你是耕耘者厚重的呼吸,你是炼海人矫健的气息,你是春雷、夏花、秋叶与冬雪浓情交汇的印记。你用匆匆而又永恒的脚步,记载着对这片神奇海疆、希望热土的思念与眷恋,铭刻着跋涉征程上的每一个难忘的瞬间,丈量着每一滴汗珠从脊背滚落的轨迹。

风儿,吹过十月盐乡,恰似吹过一方流光溢彩的锦缎。那一盏盏靓丽的华灯,在风中闪烁成一汪汪清澈的明眸,倾情注视着生机盎然的新盐乡盛景;眼前,载着希望与嘱托的车辆来来往往,用跋涉与奔波为盐业开辟一条通向现代化的坦途,用忙碌与疲惫为美好明天镶上缕缕富庶的金边;脚下,殷红的海菜菜与芳草的幽香像潺潺的小河四处奔流,奔向劳动者魂牵梦萦的每一个角落,让咸土地成为涌动温情与关爱的港湾。

那一方方星罗棋布的盐田,在风中定格成一张张情节生动的书笺,用开拓与创新书写着丰腴的畅想;每一页书笺都是一张名片,传递着每一条通向外界的信息。让特色聚焦远方的目光,以生机浇灌千涸的河床;每一页书笺都是一块碑石,浸透盐乡人把生命熬成了希望的颗粒,在历史长河中竖立成闪光的丰碑。

风儿,吹过十月盐乡,宛如吹过浩瀚激越的海洋。那由宝石般的六棱晶体堆成的一座座峰峦,在风中屹立成一座座巍峨的灯塔,用希望的光芒引领民富企强的航程;那在智能扒盐机上猎猎飘扬的红旗,在风中燃烧着一腔炽热的情怀,用执着的信念迎接明天的晨曦;那一个个为使万顷碧野流金淌银而殚精竭虑的身影,在风中嘹亮成一把把激越的号角;那镌刻现代农业新梦想的僻壤,在风中坚守成一片片绿意葱葱的海疆,用拓荒者的责任与使命撑起一方美丽蓝天;那沿海大开发的强劲呼唤,在风中呼啸成

一股股新浪翻涌的潮汐,用勇敢的探索踏上对传统盐业的突破与涅槃之途。

风儿,吹过十月的盐乡,留下一路的希望,一路的憧憬,一路的遐想……

